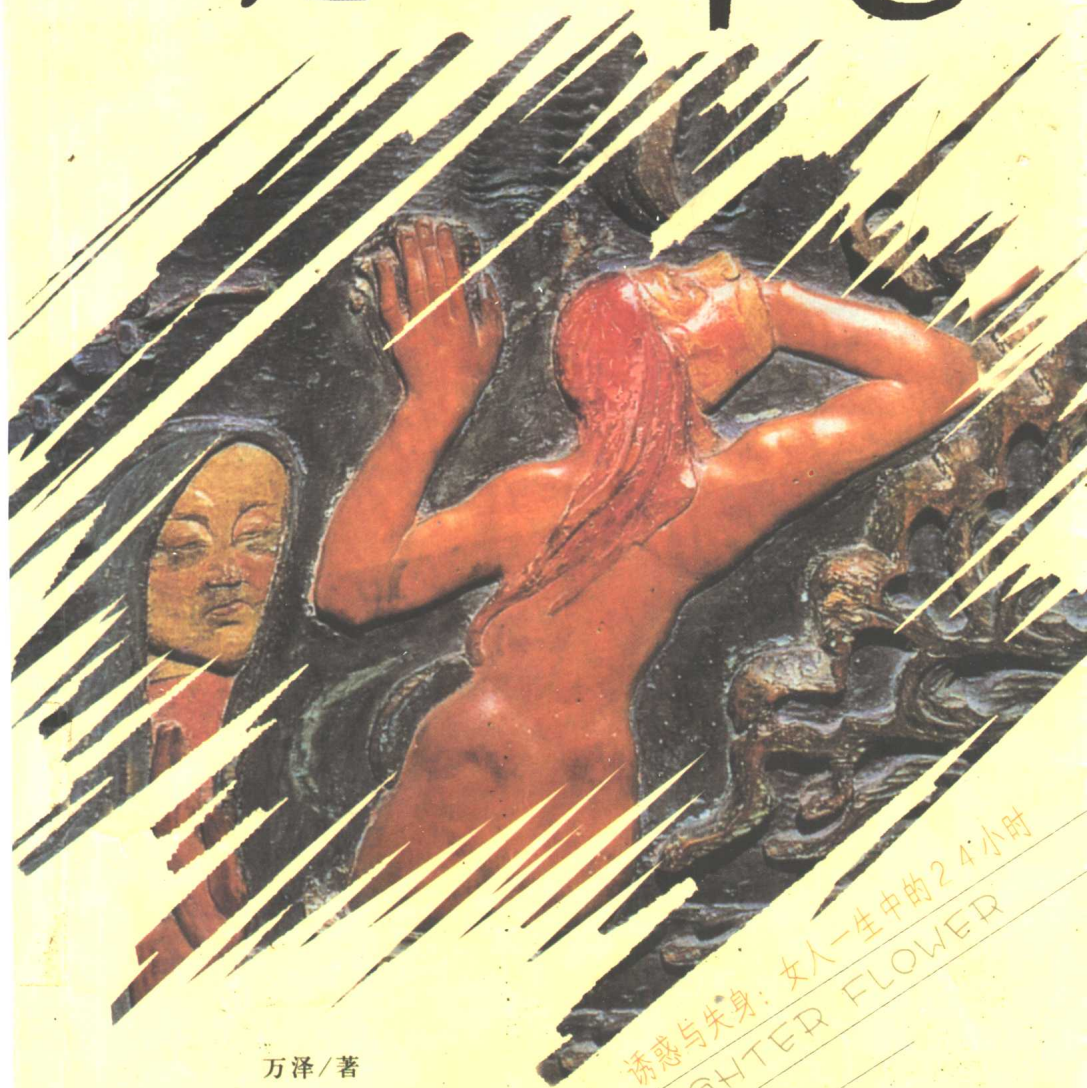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女性犯罪与救赎问题小说

女儿花



万泽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诱惑与失身：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
DAUGHTER FLOWER

女儿花

Flower

万泽 / 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献给全国法制宣传日

当代女性犯罪与救赎问题小说

女儿花

女儿花

作者：万泽
译者：林芳
插图：林芳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万泽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开本：32开

字数：100千字

印数：10000册

定价：10.00元

ISBN 7-5399-0000-0

00000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儿花/万泽著. 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
2003.10

ISBN 7-5387-1772-2

I. 女… II. 万… III. 中国-当代-长篇小说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58497 号

女儿花 Daughter Flower

作者:万泽

责任编辑:赵岩

责任校对:陈华利

装帧设计:老家

出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行: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刷: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数:233 千字

印张:10.375

版次: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8000 册

书号:ISBN 7-5387-1772-2/I·1677

定价:21.00 元

引 子

一天早晨爆出新闻。

通江火车站是个特等站，两个叫二红、三红的姑娘为了探望一个叫潘红的法院嫌疑犯人，大胆妄为地拦截一列待发旅客列车，造成行车调度令失控，使旅客列车晚点两分钟，车站秩序发生混乱。铁路公安处处长率领头戴钢盔的防暴队员匆匆赶来。两个姑娘撕打着车站站警，被强行带到车站行李房。公安处处长气愤得大手一挥说：“拘留！”

这个事件惊动了政法委。

火车站的大钟“当当……”敲响了八下，这是一个朝阳初升的清晨。我与王检察官肩负着特殊押解任务推开了通江火车站的旋转门。车站上许多铁路老员工还在议论：“这两个长相不错的女孩，为什么不采取正当途径去探视，却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？”

“这两个姑娘是一对法盲。”车站站长叹了口气说道。

许多旅客从车厢窗口探出脑袋问：“肯定事出有因，她们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在宽敞的候车室大厅，我看见了哆嗦在一角的潘红。

“可能她知道刚才发生的事。”王检察官对我说。

“这件事不能向她讲，会造成心理压力，促使矛盾激化，我们完不成这特殊押解任务怎么办？”我坚定地说。

我与俺村头号美女潘红相遇了，在摩肩接踵、人声鼎沸



的通江火车站相遇了。她的身旁站立着两位神情严肃的女铁路警察，她们警惕地押解大红与同案另一位女犯人。过往的旅客向她们投来惊异的目光——像这样漂亮的姑娘为什么戴着手铐？为什么被押解？她的身旁为什么站立两位神秘的女警察？

潘红向我送来憔悴、多情的眼神，四目相对，我很快避开潘红勾人销魂的目光，因为潘红实在是家乡的一个人物。

火车嚎了一嗓子上路了，在咣咣当当的旅客车厢里，我有很多的时间与潘红交谈。

潘红是位典型的北方姑娘，模样文静迷人。高高的个子，颇长的双腿丰满而健美；长圆型丰腴白皙的脸上长着一对乌亮的大眼睛，晶莹透澈得宛如两潭秋水；她的睫毛长长密密，柔软地覆盖在眼睑上，不时随着眼睑的聚合微微簇动，使人感到一种少有的脉脉含情的娇美。

潘红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

潘红是个人物不仅在于她的艳丽，而在于她的名声。

潘红的故事很长很长，就像她身上的血，在血管里已经暗暗流淌了几十年。

如果走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，谁也不会相信像她这样美丽动人的姑娘会沦为罪犯。关于这个令你吃惊、令你深思、令你荡气回肠的真实案例，我只能用笔墨娓娓向你叙说。

目 录

第 1 章	/ 1
第 2 章	/ 28
第 3 章	/ 66
第 4 章	/ 112
第 5 章	/ 136
第 6 章	/ 156
第 7 章	/ 174
第 8 章	/ 190
第 9 章	/ 220
第 10 章	/ 260
第 11 章	/ 276
第 12 章	/ 312



大红年轻大力旺，高挑的身材
脱掉红夹袄，只穿了件五颜六色毛
线织成的红毛衣，小了一些，但体形
轮廓明显，该凸的凸，该凹的凹，胸
脯鼓鼓的，像有两只小兔子在跳。



我的家乡老柳河镇，座落在长白山脉的山坳里，一面是古朴凝重的原始森林，一面是种着红红的高粱与熟透的大豆、玉米的田野，一望无际的庄稼迎风婆娑。

长白山脉地大物博，物产富足。山里有来无踪去无影的书生、徇情的侠客、死于蘑菇中毒的蝴蝶般的女人、赤脚出门闯天下的孤儿、挖野山参或开煤矿富甲天下的庄稼户、伐木材的关东汉。这使长白山脉弥漫了扑朔迷离的时间之雾，但它又是明朗真实的。收获的季节，有一种纵欲的气息。黑土地里的妇女，个个好似身怀六甲，那塞满前衣襟大口袋的山地瓜、马铃薯、甜菜头，使她们腹部在众目睽睽下一点一点隆成肥硕的小山。她们十指翻飞掰下玉米棒用衣襟盛着，相互开着放荡的玩笑，整个老柳河谷在秋天就这样充满孕妇般肥硕漂亮的欢乐，这是最让人感动的时刻。生命看起来是那么丰满、健康、纵情和坚韧，是黑土地上最生动、最迷人的物种在茁壮生长。

潘红年轻漂亮，充满性感。她黑发垂到腰上，笑起来牙齿又白又整齐，不时露出酒窝，一双大眼睛睫毛很长，男人看上一眼，会舒服一辈子。可是我们还是习惯叫她大红。她喜欢穿红外罩、红衬衫、红毛衣，扎红头绳，在绿色海洋中格外招人注目，加上高挑的身材，晃得人心动。

大红在方圆几十里的老柳河村出名得很。说一句夸张的话，在长白山脉老柳河流域几十万人口中，可能不一定人人认识她，但保准人人皆知她的大名。儿童看她，认为她很美，

中年人看她认为她很妖，上岁数人看她，目光中充满迷惑。

可能你没有到过长白山，目睹过长白山脉的风采。但如果把中国版图比作一只昂首挺立的公鸡，从这只公鸡的脖子以上的绝大部分，就是东北地区。这里是中国大地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。公鸡嘴一撇，就吐出了长白山脉。亚细亚是句古闪米特语，即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如同太阳每天在东方升起一样，长白山脉的祖先开始在这片黑土地上，为了生存，为了生命的繁衍而劳作奔波。

大红的太爷爷长得健壮高大，身材魁伟。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，把日子过得很红火。经过日积月累，家产由小鸡积蓄成小羊，由小羊变成黄牛，由一间房一亩地滚成一片房、几座山，一个妻子换成五房太太，是我们渊源流长老柳河镇大户人家。可她的爷爷不争气，不思进取，赌博成性，挥金如土；把祖宗的家业似由黄牛折腾成小羊，再折腾到小公鸡。仅剩下老柳河岸边二三亩沙土地维持生活。居住着破旧的茅草屋，吃上顿没下顿，遇到兵慌马乱就得沿村乞讨。

大红的父亲潘大，家徒四壁，鹤衣百结，时常躲进村里老庙去睡。虽然穷得有名，穷得响当当，穷得穿裤头、赤脚丫、光脊背……出身却好。土改一过，很快当上村里的小队长、大队长、村长，火箭似地上升，最后荣升为大柳河镇公社革委会副主任。他30岁才讨上媳妇，女人是园林镇上开布店刘财富的女儿刘玉蓉。这姑娘皮肤白皙，身段丰腴，举止娇柔，十足的大家闺秀。这晚来的幸福对潘大太不容易，他于是夜夜作新郎，一有机会就爬上女人的身体，很快进入主题，女人便杀猪似地嚎。

刘玉蓉二十年前从依山傍水、美丽富饶的园林镇嫁给潘大，一连为潘大生下四个丫头蛋儿，这里还不包括滑掉的那四

胎。刘玉蓉有时候说,说不定那走的四胎都是男孩。怀孕的反应不太同,怀女孩特能吃,见猪肉牛肉就馋。怀男孩就想吃些清淡蔬菜,见油腥味就吐。刘玉蓉每次说这些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的侥幸心理,就好像保住其中一个她就能大福大贵了。俗话说——想生男,多吃酸。刘玉蓉用一串山蘑菇换了半篮子红山楂。黑土地上生长出的红山楂核小汁多,那山楂像红宝石缀满篮筐。她不停地吃。

老柳河在地域上叫镇,实际是比屯堡大不了多少的村庄。老柳河镇有两条街,但村上只不过人口密集一些,炊烟袅袅升天,房屋栉比鳞次,爬满山窝。深冬腊月天,天气干燥阴冷,地上满是积雪,巷子里旋着冷风,烟筒冒出的浓烟被山风吹得东倒西歪。潘大哈着冷气,拎着的小麻袋里装满毒鼠药,踱步在镇上检查春节打鼠工作。矮个子、胖墩墩、迈着快步的妇女主任在后面紧跟。

潘大每推开一家屋门,扔下几包鼠药后说:“打鼠这场战役是深远的,要让老鼠真正成为老鼠,人人喊打。”

矮个子妇女主任在身后附和说:“老鼠咬坏衣物,老鼠啃破家俱,老鼠偷吃粮食,咱们过年,让老鼠发难、发灾。打一场人民战争,让老鼠都死掉。但要注意安全……”

巷子口一个戴狗皮帽子的小女孩裹着羊皮大衣迎面跌倒,妇女主任奔过去拽起小女孩说:“快回家去。”小女孩满身雪花向她咧嘴笑笑。可妇女主任情趣上来,絮絮叨叨问话,话头往计划生育方向发展。潘大回过头骂:“那还是个孩子,你讲什么计划生育?磨×蹭吊,浪费时间,你有完没完。”妇女主任的信条是“好女不和男斗”,其实她骂也骂不过,打也打不过,低下头去小声说:“你是什么好果子!”

潘大又向妇女主任骂道：“职业病又犯了！”

妇女主任红了脸，反驳说：“潘大，你别生了吧。要那么多孩子干啥？再生下去你的饭碗都保不住了。”

“臭婆子，大老爷们的事你能管？”

妇女主任气愤地说：“就管。”

“看你个小样，欠收拾！”潘大道。

老柳河村两条街远看像两只棉裤筒，一粗一细，大字形交叉处的裤裆就是公社所在地。过去老人称作筒子街，公社梁卫书记说：“叫扁担街，有革命干劲。”村上人就改口称街道是：一扁担街、二扁担街。潘大戴着新黄军帽，披着旧黄军大衣，高高的个子，像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军人。他手上夹着半截子五角八分的大生产牌香烟，沿街挨家挨户讲解打鼠，认真落实打鼠。小村庄住户还算集中，上级部署的打鼠工作逐渐落实了。

潘大发完最后一包毒鼠药，妇女主任跟上问：“明天检查啥？”潘大说：“先检查春节防火，计划生育向后排。”话音刚落，妇女主任甯得亦无踪影，她一定跑到谁家蹭饭吃去了。

这会儿，干干净净的蓝天上偷偷溜来一团乌云，冷风推着它爬上山巅，是那种祥和日子里少有的冷清，只有一个悚发抖的老爷爷推着木制三轮车叫卖，车板上立着稻草人上插着冰糖葫芦，像山崖上一串串映山红花绽开。一个老太婆摆了一个破摊，卖头绳发夹，卖扑克玻璃球，几个小孩围着看。供销社火炉旁围了一群妇女，她们飞快磕着黑瓜子，吐出的却是村里的新闻。大小伙子、老男人们不容易看得到，他们躲到村上半新不旧的文化室里与姑娘们排练东北“二人转”。有一伙人在院子里穿孙悟空、猪八戒服饰，操练东北大秧歌。副村长牛二扯着牛嗓子“一二三四”喊口令，他在训练不停有

人摔跟头的高跷队。

“二人转”是东北的地方戏。提起二人转，长白山脉庄稼人会咂嘴咂舌地说：它既欢乐，又解渴，又解乏，又提神。因此有“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”之说。潘大转进来，聚精会神看了片刻。领头人是小媳妇郝红梅，她眼明手快拉住他让他说几句。潘大自来愿往女人堆里钻，这会儿更振奋了精神，就拉大嗓门，定下音调，抬头挺胸表态说：“白山绿水小村庄，革命精神大发扬，条条山泉绕山间，金光大道永向前。你们在郝红梅的指导下，训练有方，练得不错，很好嘛，继续排练。”

要潘大讲话的郝红梅很会讨领导喜欢，会顺竿爬，总结说：“领导讲话有水平，出口都是动人的诗行。”她带头鼓起掌，但群众的掌声却是稀稀拉拉，冷冷落落。

这边牛二的粗嗓门掩盖了潘大的讲话声：“大秧歌是群众性集体舞蹈，要扭得乖，扭得巧，扭得亮，大秧歌是‘下里巴人’艺术，城市‘土老冒’艺术，喂，听见没有？后边的人，要听清、听准我的命令。唢呐声要亮点儿，锣鼓声要响，这才显得热闹……”牛二话音刚落，两个唢呐手吹奏出一段《二月的天》，曲调欢快而又明亮，锣鼓奋力合鸣，扭秧歌的人们个个喜气洋洋。

潘大收敛了喜悦，眉头紧锁，心情沉重，转过身向外走，嘟嘟囔囔说：“这傻牛二，什么工作都走在前面，这不是在向我施加压力吗？”

潘大背着手向二扁担街走，走到妖艳迷人、颇有姿色的寡妇温梅丫门口站住了，咳了一声，吐出一口痰。温梅丫家的窗帘慢慢拉开一道缝隙，露出了温梅丫刚擦了粉的白脸。温梅丫穿着大秧歌服饰，打眼一看就知道她要去排练。温梅丫家临街，玻璃窗里的温梅丫微笑着向潘大打了一个手势，便挤眉弄

眼地让他进去。温梅丫扭身唱道：“秧歌一扭，愁事没有。锣鼓一敲，心儿蹦高。喇叭一响，浑身发痒。”温梅丫化上装，像一只急欲扑扇的花蝴蝶，穿上大秧歌服的温梅丫更加妩媚。

潘大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亲爱的小家伙，你好吗？”潘大知道这女人又是在吊男人的胃口。隔着玻璃窗潘大能看见她红红的嘴唇，那丰腴的身体，乃至每一条曲线，充满成熟的诱惑力。从敞开的衣襟往下望去，能看到她洁白的乳峰，寡妇的风韵更令人心旌摇荡。潘大浑身燥热，下身硬挺，正想推了门闯进去，男欢女乐收拾她一家伙。这时候，镇公社门口老榆树上悬挂的高音喇叭响了。

“潘主任家中有急事，潘主任，家中有急事……”嗓音里夹着极其含混的响声，呼噜呼噜地像打更敲击破铁锣声。一听就是村长牛二喝口水的腔调。此时此刻牛二坐在扩音器前，照着事先写好的一张通知像平时开会演讲那样把它念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念完五遍才暂停。这是牛二习惯了但又给自己硬性规定的播音次数。喊过几遍，喇叭放出了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》的歌声，简单与熟悉的旋律循环往复，声如金石，歌如潮浪。一声催肝裂胆的高音把旋律推向云端，高音变成遥远的呼唤。

温梅丫立耳听毕，隔着窗户摆动手势，“你快回家吧，快回呀！”从口型与手势看，是让潘大回去，潘大没了雅兴，激情滑落，冲动减弱，他兀自笑出声来，骂了句“妈个鸡巴”，下身立刻软绵绵、松垮垮。

温梅丫冲窗外的潘大说：“看你个德性。”

潘大没听清，心里却想：“我这两天没收拾你啦，是不是？”

温梅丫瞪大眼睛望着潘大，觉得他有些明白她了。可是，

潘大纹丝不动，怔怔向屋内看。温梅丫急得快跳起来，额头上挤出玫瑰花样的皱纹，不停地摆手让潘大回去。潘大终于转过身要走，温梅丫打着手势说：“你明天还来吗？”潘大用手势回答说：“妈的，早晚收拾你，总有一天把你收拾掉。明后天与你把工作谈透。”

潘大的思绪正天马行空，像天空的一团云飘游。但他是村上领导干部，这男女之间偷欢的事，只能秘密地搞，不能大刀阔斧地干。他心有余悸，左顾右盼，哎哟！眼前不禁猛地一亮，他看见一团红红的火，在雪野上呼呼啦啦地燃烧。当然不是真正的火，是像火一样的女人，她站在自己家门口，远远地向潘大挥舞着胳膊，喊着什么，召他回去。潘大正过身，昂起头，远远看她的打扮。红色的棉袄，红色的长裤，脸上的笑容像春天的红喇叭花一样招展，简直像冬天雪原上一闪而过的红雁，整个山野都被她一下子点燃了——那是他的大女儿大红，挥动手臂向他呼唤。

大红出门倒血水，端着洗脸盆，她穿着一件很古典敞袖红袄，两条胳膊已经冻得青紫了。但是大红满脸粉红，有些喜悦，有些兴奋，有些明亮，散发出难以掩盖的光。这样的脸色表明了内心的亢奋，却因为用力收住了，又有些说不出来的害羞，绷在脸上，所以格外的光滑。大红在忙碌的过程中一直咬着嘴唇，就好像生下孩子的不是她妈，而是她自己。这会儿大红的脸颊红得厉害，全身燥热，上下使劲，好像这样做母亲的痛苦与欢乐就能转移到她身上来。

“不能再与温梅丫眉目传情、打情骂俏了，让女儿大红发觉脸往哪儿擗。”潘大急转身，慌慌张张向家走。他向四周望去，雪压青山，天空更加阴沉灰暗。这时风正强劲，一阵一阵的，那些早已冻僵的枯草经不住风寒摧残，一根根从腰折断，

向同一方向扑去。旷野一片寂静，寂静得只能听见呜呜的风声。风声也是一阵阵的，像是来自脚下的枯草丛，又像是来自远处的树林。潘大说：“要过年了，天气还这样冷。”

大红借助于母亲，亲眼目睹了女人的全部隐私，对于一个长女来说，这实在是一份额外的奖励。二丫头二红比她小2岁，三丫头三红比她小三岁半，四红比她小7岁，然而，说起晓通世事，说起内心的深邃程度，二红、三红、四红比大红差了一大截。经历的本身就是收获，就是财富，就是一种成功。大红双手合十，立正面对，微目抬头，深深感谢母亲亲身经历给了她生活的锤炼。长幼不是生命的次序，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。说到底是需要机遇的，成长的进度只靠光阴，有时候难以弥补。前进了，沉沦了，发达了，落后了，要靠生活的锤打和鞭策。

大红端着洗脸盆，弯腰在大门口往暗沟里一滴滴倒血水，表情庄重，凝神收气。父亲潘大走进来。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潘大脸上堆满笑容，脑海里蹦跳着幻想，以为大红会先跟他说话，至少会看他一眼，大红没有。大红年轻火力旺，高挑的身材脱掉红夹袄，只穿了件五颜六色毛线织成的红毛衣，小了一些，但体形轮廓明显，该凸的凸，该凹的凹，胸脯鼓鼓的，像有两只小兔子在跳。潘大脸上洋溢着微笑，望着大红婀娜的腰身、黑亮亮的头发、眉清目秀的脸庞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女儿都长大了，自己下身那玩艺儿能不老吗？

大红和父亲平时不太讲话，个中原委潘大猜得出，可能是潘大和女人那些扯不清“鸡巴事”有关。潘大酒壮英雄胆，贪婪女色，收拾了这个女人再收拾那个女人像割了庄稼似的，一茬又一茬地割，没有空闲。他睡女人是多了一些，但是刘玉蓉并没有说些什么，和那些女人一样有说有笑的。有几

个女人虽然崇尚权力与潘大勾勾搭搭，眉来眼去，暗送秋波，时常有些“鸡巴”事情往来，可面上一口一个刘玉蓉“嫂子”。但大红表面上不说什么，每当黑暗降临，她就带领二红、三红去敲这些人家的玻璃，用石片、木块、土粒塞这些人家的锁头眼。这还是那些女人告诉潘大的，第一个和潘大说起这件事的是寡妇温梅丫。温梅丫早年丧夫，是一个没生育过孩子的女人，也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。她会打扮，涂脂抹粉，说话声音娇滴滴，见啥人说啥话。她与潘大一阵温存后说：“往后我们还是轻手轻脚的吧，大红全知道了，传开来可不好。”

潘大说：“她知道个屁，小毛孩子。你别把她看得那么 大。”温梅丫说：“像我们这把年龄了，还是注意点名声吧。大红高中快毕业了，过去姑娘像她那个年龄早该结婚了，她一定知道，我感觉到了。”

温梅丫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撒谎。温梅丫前些日子与几个女人围在供销社火炉旁唠嗑，嘴边向外飞快把瓜子皮吐掉，边吃边丢。大红领着三红进来买酱油，三红喊着要买冰糖吃。大红眼睛往这儿一扫，温梅丫的脸突然红了。大红给三红买了几块白冰糖，塞在三红嘴里就盯着温梅丫看，凝神屏气，目光犀利，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，旁若无人，镇定得很。那一年大红才13岁。她当众人面却猛吐了温梅丫一大口，让温梅丫大吃一惊，心跳加快，大眼瞪小眼，尴尬万分。温梅丫脸红脖子粗，很下不了台，她说：“大红你为什么跟婶子过不去呀？”大红才扯着三红快快离开。

这年秋冬，风在树梢上吹口哨，裹下残叶。潘大喝了小酒，热血沸腾，先敲了门，闪身进了温梅丫家后院，然后“叭嗒”一声把房门闩死了。寡妇温梅丫笨手笨脚让潘大进了里屋，严肃的面孔却吓了潘大一大跳。那时候潘大一看见温梅